

湘江流经东阳渡

■何文胜

但凡以“渡”命名的地方，之前必须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渡口的，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经济社会嬗变，之前承载着运输大任的“渡口”，大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从而仅仅成为一个地名，比如西渡、大源渡、柘里渡等等，都已变得有“渡”之名而无“渡”之实了。

东阳渡，在衡阳市东南，湘江东岸。虽然算得上很熟悉此地了，但是，现在要我去找出一个当初被命名的那个渡口来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有“渡”当然有河，“渡”虽不存，河却永在。在这里，能看到湖湘大地的母亲河——湘江奔涌南来，在由茅叶滩大桥和白沙洲大桥所区隔出来的一大片水域，形成一个接近九十度的大湾，江面的宽阔堪比石鼓山旁的三江汇流之处。

当然，因为衡东大源渡水坝的缘故，现在的湘江衡阳段已很难看到水流湍急、惊涛拍岸的景象了。不过，随着生态的修复，这里植被丰富，鱼类、鸟类等种类也不少。体型较大的鸟类，有飞翔起来轻盈而优雅的白鹭，它们在江面盘旋和滑翔，那是流动的诗歌和无声的音乐；小型的就是麻褐色的水鸭，正式名字应该叫棉凫，它们聚族而居的地点是岸边那些被芦苇所严实遮蔽的地方，人类一般不会去接近。捕鱼人和种菜人，只在静穆的天空下默默地劳作，并不会轻易去打扰它们。偶尔有人点燃草堆，在河滩上升起缕缕青烟。居住于此的人们，惬意地享受着田园牧歌般的悠闲，这不就是“人烟”一词的生动写照吗？

自然景观壮美如斯，人文留存也不在少，著名的衡州窑在这一带有不少遗迹。我曾与一群朋友自272厂河边徒步而上，探访春天的美丽，芳草萋萋，夹岸高树，桐花洁白，香樟挺立，直至车江铜矿对面，再坐渡船过河。这一路所经之处，广义来说都是东阳渡区域，就有不少立有“市级文物保护”标志的窑址，以及炭灰、瓷片堆积。令你想见当年窑场沿江一字排开，夜晚炉火熊熊，烛照天空，一派忙碌的情形，无声地诉说着衡阳数百年陶瓷业的辉煌。这类产品确实不能比肩高贵的四大名瓷，没有那么精细讲究，但是，它们却是万千百姓的生活必需品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兴盛一时的衡州窑最终消亡呢？

渡口的命运或许是因时而生，相应的生产生意也是如此吧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一家曾经号称“湖南一厂”的272厂，汇集着来自祖国各地的高级工程师和工人，生产的是核工业的燃料——铀。厂区广场矗立的“中国铀城”雕塑，默默讲述着它的辉煌与豪迈，某些墙体还留有一些时代感强烈的老标语和旧宣传画，陈述着它在创业之初所背负的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使命。我曾绕道旧107国道，向衡南、耒阳方向行走，就会遇见一些与之配套的，现在也要称之为“遗迹”的小厂区，以及近乎废弃的铁路，犹可想见当年的盛景。现在，它经过改制、剥离，规模已不断缩小，几乎要“大隐于市”了。但是，这样的历经风雨沧桑、肩负重大使命的大厂，我感觉它就像一个老兵，在国家需要的时候，又会坚定地站起来。

时间在前行，经济业态也在更新迭代。最近去这里，原在对岸的园区已经跨江而至，宽阔的绿岛大道正在紧张施工，江边又有一批新码头在茁壮成长。龙门吊，大型轮船，集装箱堆场，比比皆是。做事的说，无论公有，还是民营，这般实体经济投资很大，经济学称之为“重资产”。它们对拉动就业和财税贡献是很大的，需要切实的鼓励与扶持，这也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必然之举。我发自内心地希望，不久的将来，这里能重现渡口的兴旺。

都说有些缘分是天注定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与当教师的父亲住在这片水域对面的老九中，二层楼高的筒子楼，窗户正对着这边。我最喜欢透过晨雾，看江上船只的移动、对岸人们的骑行。受父亲影响，我也留下了“对岸雾海仙境中，一叶扁舟逆浪冲”的最早诗句。那时有机帆船往返，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彼岸。没想到，十几年后，一纸婚约将我与这边给紧紧连接起来。这或许就是生命中的很多奇妙之一——你总会回到出发的地方。比如，这个少年时期时常眺望的对岸，竟然日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家。一到周末、节假日，我们就要来这里“郊游”小住。想种菜，出门就有菜地，各种新鲜蔬菜“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”；想散步，这里空气清新，乡间小路四通八达。

浩荡湘江，川流不息，南来北往，见惯秋月春风。一个渡口，几度风雨，多少兴盛与衰颓、毁损与重建的往事新景，如何不叫人感怀至深！

制图：
何芬

“下面请王总讲话，大家欢迎！”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王小贱踱上主席台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不免有些紧张，“我不会讲话，只怪书读少了……”

说起王小贱啊，他初中未念完就辍了学，跑去深圳工地谋生。他个头不高，脑袋溜圆，眼细嘴大，胳膊结实，两腿粗壮。他喜欢唱歌，常把《牡丹之歌》挂嘴边，“啊牡丹，百花丛中最鲜艳……”

工友问王小贱，是不是有个恋人叫牡丹啥的？他不理睬，铆劲儿干活。

据说王小贱暗恋初中音乐老师，《牡丹之歌》就是她教会的。工友窃笑，时常调侃，见他就“啊牡丹”“啊牡丹”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有了“啊牡丹”的绰号，姓甚名谁倒无人记得了。

在工地，白天易打发光阴，夜间漫长寂寞，工友皆梳洗外出，唯王小贱趴伏在铺上看书，抑或听粤语版的《顺流逆流》，或面朝柿子林放声歌唱……

有一次搬石头，王小贱哼着“啊牡丹”，不慎绊了一跤，被石头砸伤了脚。他独守工棚疗伤，窗外飘来柿子的甜香，让他不禁咽口水。禁不住诱惑，他一拐一扭地钻进林子里，伸手摘了一个柿子。他捧着柿子，还来不及品尝，主人就出现了！

王小贱悔青了肠子，却阻挡不了事件的发酵。五十元赔偿金，对王小贱来说，不啻天文数字——能给父母买一大堆补品，可抵半年学费，尽管无学可上啦。最可惜的是，包工头找到了辞退他的理由。伤愈后，他不得不离开此地，另觅工作。

因为一个柿子，王小贱辗转深圳多地，最后落脚于某在建高速服务区，一位山东老板收留了他。服务区几十支建筑队伍，施工人员成百上千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王小贱仍然喉咙发痒，见缝插针地“啊牡丹”，给大家带来欢笑。他混迹工地多年，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，做事勤快，从不偷懒，老板经常喊他加班，鼓励他攒钱娶媳妇。此时的王小贱会搔首一笑，哼着“啊牡丹”走开。

有一天午休，老板轻轻地摇醒王小贱和另一工友，把他们带到空旷的广场。老板神秘地问：“你们想赚加班费吗？”“想呀！”“想呀！”老板指着广场对面一堆水泥，说：“一袋五块钱，快抬到挡墙后面去！”

一公里多路程，两人每次抬四包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下午快开工了，工棚里陆续有人出来，老板赶紧叫停，给两人发现金。当晚，王小贱乐颠颠地上街买电工书，然后回窝埋头阅读。

除了搬水泥，老板还经常在晚上叫王小贱抬涵洞盖板，每块三元。要么趁中午无人，要么在黑灯瞎火的晚上，好像哪里不对劲？王小贱多了个心眼，悄悄地打听，才晓得那些材料都是一位当地老板的。这明摆着就是偷啊！想到那个柿子带来的耻辱，王小贱辗转反侧，一宿未眠，第二天就去找当地老板反映情况。

当地老板挽回了经济损失，感动于王小贱的正直、善良，欲聘他管理工地，王小贱委婉拒绝。那个老板便介绍王小贱入职某电子厂。脱掉邋遢的工装，换上蓝色的厂服，王小贱神清气爽，按部就班，干活也来劲。车间十多条生产线，王小贱每天忙得像陀螺，累并快乐着。

有一天晚上加班赶货，后面的零部件潮水般涌来，王小贱只好催前面的女孩丑猛，她趴在台面却不搭理。王小贱有些纳闷，起身拍拍她的肩膀，孰料她身子一歪，倒在地上。王小贱二话不说，扶着丑猛去卫生室。原来丑猛感染了风寒，以为不要紧，勉强来加班，很快坚持不住了，脸面煞白，额角冒汗……

次日上班，王小贱像往常一样跟同事打招呼，大伙投来异样的目光。“为何这般看我？我没得罪谁啊。”王小贱暗忖。好不容易熬到吃中餐，他从别人嘴里才晓得宿舍进贼了，现金、手表、皮包、皮鞋等财物被盗，损失逾万元。当晚厂卫生室无人，王小贱送丑猛去了镇医院，没回宿舍……想到这里，王小贱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大伙怀疑他是贼，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果然，厂保卫科下午就找王小贱了解情况，他反复解释，却无人相信。

一周后，派出所来人了。车间像炸开了锅，大伙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都用鄙夷的眼光盯着王小贱。他低着头，不吭一声，显得手足无措。

不久，保卫科传来消息，经公安机关查实，宿舍失窃系团伙流窜作案，犯罪嫌疑人已悉数抓获。王小贱如释重负，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，“啊牡丹”“啊牡丹”地哼起来。

王小贱因“盗”得福，收获了丑猛的爱情，他们一起逛街，游公园，唱“啊牡丹……”“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偏偏姓丑。”“你心灵这么美，偏偏叫王小贱。”“哈哈。”他们笑得既开心又甜蜜。

那年秋天，王小贱和丑猛回乡结婚，宾客盈门，喜气洋洋，礼炮声响彻云霄。

龙城经济建设如火如荼，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。王小贱抓住良机，贷款办厂，生产照明器具、配电开关等产品，通过多年的努力打拼，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难题，“啊，牡丹电工”品牌享誉三湘四水。

年底，公司召开总结大会，主持人请王小贱讲话，王小贱站在主席台中央，万千感慨涌上心头，却不知说什么为好。“我不会讲话，只怪书读少了，真的！”沉默片刻，王小贱擦了把汗水，话锋一转，“这一路走来，我有心，会唱，啊牡丹，百花丛中最鲜艳……”

“啊牡丹，有人说你富贵，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，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……”

独唱变合唱，会场气氛热烈，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，欢呼声不绝于耳。

心静如水

■龙建雄

我写过好几篇关于心境的文章，引起很多读者共鸣。最近有朋友问我，人生境界到底是个什么境界？话题虽旧，但文字可以鲜活。在我看来，人生的境界归根到底是心灵的境界，一种“闲看花开花落”心境里宁静的喜悦，一份“静观云卷云舒”心境下随缘的自在。

读《了凡四训》，记得里面写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秀才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，但他却没有考中进士，便发牢骚说：“考官们眼睛瞎，他们根本不识货！”有一个道士在旁边听了秀才的话，对秀才说：“估计你的文章一定不怎么好！”秀才不服气，怒火冲天一般对道士说：“你都没有看过我的文章，凭什么说一定不好？”道士捋了捋胡须，不快不慢地说：“看你如此心浮气躁的样子，怎么可能写出大家都认可的好文章呢？”道士一语惊醒了秀才，秀才从此收拾起浮躁之心，潜心研学和读书，后来获得了自己想要的那种成功。

在饭桌上，我见过一个大志满怀的客人朋友，他说待他签订那个赚钱的项目，基本实现财富自由，就

回老家找一个幽静的地方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前一段时间，朋友告诉我，那个“理想哥”现在离他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，他总觉得这后疫情时代做什么事都欠点火候，那个项目泡汤之后，他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公司，干了大半年，依然没有什么起色，于是离职干起了专职代驾，每个月攒个家庭生活费和房租不成大问题。平心而论，那个朋友的理想没有任何毛病，当条件足够成熟的时候，做成想做的事那是顺其自然的事，但当整体环境不尽人意之时，如何改变自己的心境，放下不切实际的念头，转而寻找改变困境的有效办法，这样一定会好过空想主义。

陶渊明有诗云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”只要我们的心灵能够消除杂念，及时调整到一种宁静的状态，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会变成可能的事，复杂的事也可以变成简单的事。

浮躁是依附在我们现代人身上的“臭毛病”，怕软不服硬。

淡定而不浮躁的人，即使生活“赠予”苦难和意外，他仍然能够从容不迫面对和沉着冷静处置，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；浮躁的人往往喜欢“硬碰硬”，急躁于眼前的不顺，焦虑于当下的现实，于是穷其办法甚至铤而走险，心性慢慢被尘世灰霾所遮蔽，原本正常的一切越搞越糟糕，自身所剩只是性子更浮躁和一颗不安的灵魂。

拥有宁静而沉稳的心性，远离浮躁和粗糙的性子，我们一定要向水学习。水，滋润万物，亦海纳百川。流水遇阻，它就绕，绕不过去就积，积满了就可以溢，如果有外力加持就变成冲；当自身力量微小时，水就悄然汇入小溪小河，力量要是大时，水就奔腾汇成大江大海；即使有一天升华为大气，最后又化为雨洒落大地，华丽完成生命轮回。

君子心静如水，心定身安；君子上善若水，从善如流。这些，真的不是什么“鸡汤文”。

